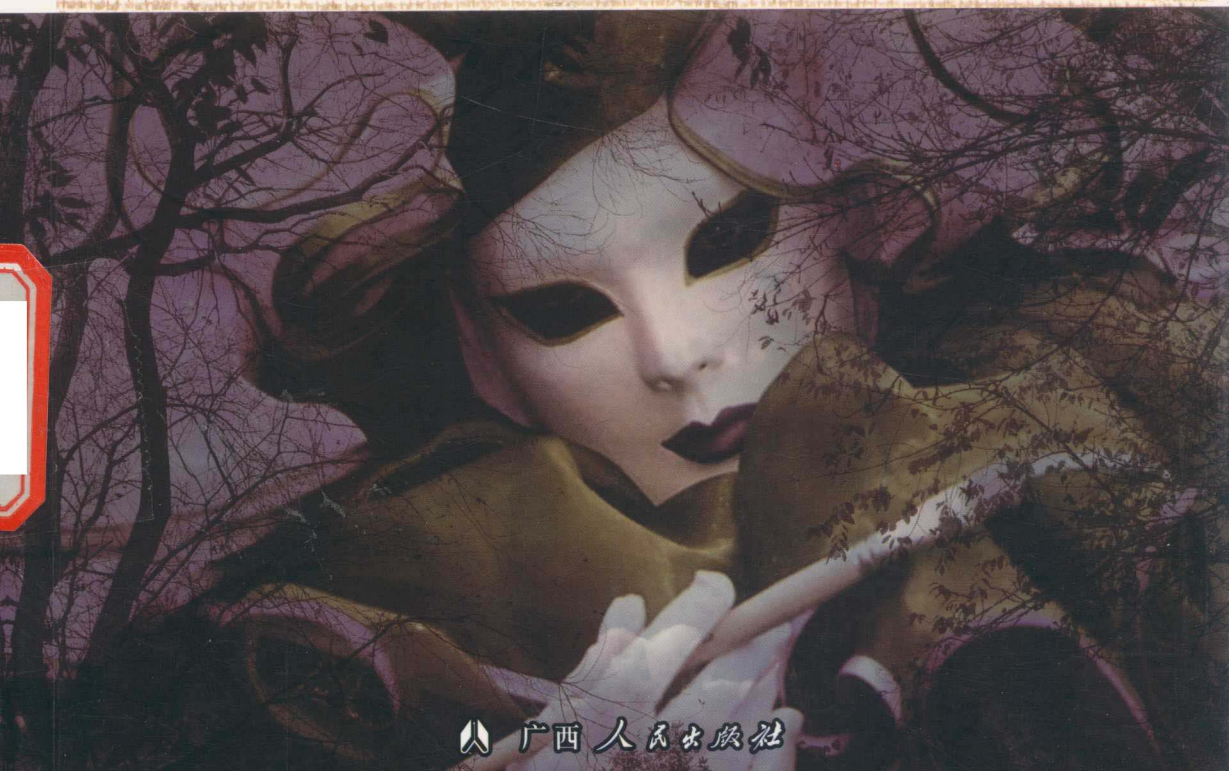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变脸师爷

接二连三的诡谲案件，抽丝剥茧的现场揭秘，
迷惑人心的手法破解，还原案件的同时，谁来还原他的身份？

棠岚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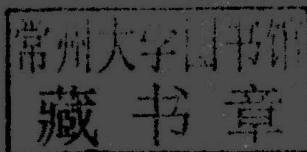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变脸师爷

接二连三的诡谲案件，抽丝剥茧的现场揭秘，
迷惑人心的手法破解，还原案件的同时，谁来还原他的身份？

棠岚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变脸师爷 / 棠岚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2. 10 (2013. 5 重印)
ISBN 978-7-219-08021-4

I. ①变… II. ①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4828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林晓明
责任编辑 林晓明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	26
字 数	25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	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8021-4/I · 1573
定 价	51.8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II 目录

- 初识(1)赌约天香楼 / 001
- 初识(2)又见桃花城 / 005
- 初识(3)汴城新县令 / 009
- 初识(4)不打不相识 / 014
- 采花郎(1)入幕之宾 / 022
- 采花郎(2)师爷两名 / 029
- 采花郎(3)刘府少爷 / 036
- 采花郎(4)杀人手法 / 040
- 采花郎(5)潇湘馆馆主 / 044
- 采花郎(6)汴城神医 / 048
- 采花郎(7)承君一诺 / 051
- 采花郎(8)尸房惊魂 / 055
- 采花郎(9)迷雾重重 / 058
- 采花郎(10)夜围医馆 / 062
- 采花郎(11)采花情缘 / 066
- 采花郎(12)刘府之谜 / 069
- 采花郎(13)待君如月 / 072
- 采花郎(14)害人之人 / 075
- 采花郎(15)抽丝剥茧 / 078
- 采花郎(16)大牢审犯 / 084
- 采花郎(17)疯癫之想 / 090
- 采花郎(18)邵鹰归来 / 093
- 采花郎(19)承安旧事 / 096
- 采花郎(20)因果循环 / 102
- 采花郎(21)终现端倪 / 106
- 采花郎(22)刘府萧氏 / 110
- 采花郎(23)夜探萧宅 / 114
- 采花郎(24)孪生姐妹 / 118
- 采花郎(25)采花之恨 / 121
- 采花郎(26)前路漫漫 / 131
- 风波鉴(1)奇书问世 / 135
- 风波鉴(2)寻书之路 / 141
- 风波鉴(3)落魄书生 / 151
- 风波鉴(4)书杀二人 / 154
- 风波鉴(5)杀人怪想 / 160
- 风波鉴(6)恩威并施 / 163
- 风波鉴(7)东楼夜宴 / 169
- 风波鉴(8)夜宿祝府 / 175
- 风波鉴(9)艺伎阿源 / 181
- 风波鉴(10)第二凶案 / 189
- 风波鉴(11)致幻之物 / 194
- 风波鉴(12)冤魂索命 / 201

初识（1）赌约天香楼

凄风惨惨，荒草依依。几抔黄土，一垄孤坟。

坟上无碑亦无名，有的只是几株韧草，在疾风中被吹倒，复又顽强地站起来，如此往复而已。

坟前跪坐着一个年轻人。从背影看来，此人有些体弱，宽大的衣襟随风起伏，更显得他瘦骨嶙峋。

他似乎在这里跪坐了很久，却纹丝不动。他身前既没有供品，也没有酒水。只见他呆愣地注视着这孤坟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仿佛痴了一般。

他的脸上没有悲伤的表情，也没有伤心的泪水，有的只是一脸茫然，仿佛可以透过这座孤坟，看到遥远的地方。

半晌。

“爹，我回来了。”他的语气平缓，没有丝毫起伏地说出这几个字之后，又归于平静。

他瘦弱的手指，轻掬一捧泛着微红色的黄土，轻轻洒在这座孤坟之上，有无数的土顺着这坟倾斜的角度扑簌簌地滚下来，轻溅在他的青色衣袍之上。

他的衣袍有些旧了，却是极为干净，看着那些微红的土落在上面之后，他只是皱了皱眉，随即拍了拍那些泥土，缓缓地站起身来。

他的外袍被山上的冷风扬起，猎猎作响，他呆呆地看着那被风卷起的沙石落在自己的衣襟之上，半晌才喃喃自语：“起风了呢……还是连夜下山好了，荒山野岭的……可怕得很哪。”

他从地上拾起自己的青色包袱，往肩上一搭，然后慢慢向下山的方向

走去。

这山似乎有些高，隐隐约有白雾笼罩其间，待年轻人走远了，那雾便有些散去，一瞧，这山间坟头林立，竟是个乱坟岗呢！

只是这年轻人一直不曾回头看过……他只是背紧了身后的包袱，向着下山的道路，坚定不移地前行着。

此时正是酉时，日落时分已至。年轻人看了看渐渐偏西的日头，又往前望了望，前方似有一处茶寮，正好有些口渴，可以过去歇歇脚。

待来到茶寮近前，才发现那在远处看来迎风飘动的旗上书的并不是“茶”字，而他以为的茶寮实乃一处驿站。

驿站有些简陋，只有零散的几匹马，驿站旁有个草庐，里面坐了一个斯文白净的男子。男子正在低头喝茶，看到有人走近，并不抬头，依旧若无其事地喝着自己杯盏中的茶。

背着包袱的年轻人走进了这个草庐，四下望了望，并没有发现可以饮用的茶，于是他直勾勾地望向了那个悠然自得的男子，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直到那个男子抬起了头。

漆黑如墨的一双瞳仁，这是留在年轻人脑海中的第一个印象。这般鲜明，令人难以忘记！这男子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清澈平静、黑白分明。

男子悠然一笑，“小兄弟，赶了远路，是想要喝茶吗？”

年轻人看了看他的笑容，又看了看他摆在桌上的茶盏，点了点头，“要。”

那男子笑起来，“如此甚好，小兄弟就移驾过来坐吧！”

年轻人也不客气，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坐到了男子对面的木凳之上，将背于身后的青色包袱轻轻往桌上一搁，丝毫不客气地拿起了桌上的茶盏和空茶碗，自斟了一碗，忙不迭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。

坐他对面的男子一笑，伸手一推手边的另一个茶壶，“莫急，都是你的。”

闻言，年轻人也不觉得不好意思，只是呆呆地看看他，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复又低头喝茶。

一时间草庐中很静，只有年轻人喝茶的声音。

年轻人终于解了渴，停了下来，一抬头，就看到对面的男子一直在上下打量他，那目光中带着一丝探究。

少年微微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“多谢兄台的解渴茶，在下还要赶路，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”

那男子闻言一笑，“小兄弟从山上下来吗？”

年轻人一呆，“正是。”

男子慢慢地站起身，竟然身形高挑，直高了这年轻人半个头。他绕过木桌，走到草庐之外，看了看天色，才道：“此地荒僻，少有人烟，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一个落脚的客栈，这里离最近的县城汴城还有半日的路程，小兄弟如果就这样孤身上路，恐怕今晚就要露宿山野之间了。”

年轻人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渐渐暗沉下来的天色，道：“兄台不也是孤身一人吗？”

男子闻言转过头来，一指旁边的驿站，悠然道：“我有快马，小兄弟呢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马？没有我的腿快。”

男子似是猛地有了一些兴趣，“那我们来比试一番可好？”

年轻人却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，懒洋洋地问道：“怎么个比法？”

男子一笑，“我的快马今夜戌时可到汴城，据闻汴城有家出名的酒楼，唤作天香楼，我今夜就摆下一桌酒席，在那里等着小兄弟。如果小兄弟戌时到了汴城，便来天香楼寻我，今夜你我二人不醉不归如何？”

那年轻人闻言面无表情地呆了片刻，才慢吞吞说道：“那我想要天香楼最出名的醉蟹，可否？”

“原来小兄弟是本地人，在下倒是看走眼了。”男子一顿，眼中光芒更盛，“好，一言为定，在下沈白，今夜戌时天香楼和小兄弟不见不散。”

“哦。”年轻人应了一声，回到桌边拿起自己的包袱，背起来就走。

“且慢！”男子微微一笑，拦下这年轻人，“在下还未知晓小兄弟尊姓大名。”

年轻人闻言一呆，怔怔道：“不能不说吗？”

男子闻言一笑，“小兄弟喝了我的极品毛峰，我都未向小兄弟追要茶钱，怎么一个名字，小兄弟却对我这般吝啬？”

这年轻人似没听懂一般，愣了半晌，“茶钱，我有的。”一边说，一边去翻自己的青色包袱，摸索了片刻，才自言自语道，“钱袋丢了。”眼底没有丝毫的焦急之色，好像丢的不是他的钱袋一般。

男子更觉得年轻人有趣，“如此，要如何呢？”

年轻人颇为遗憾地将青色包袱重新系紧，不紧不慢地背于身后，才轻拂袍袖，一揖到地，“在下陆元青，能在此地与沈公子相遇，实乃三生有幸。”一揖完毕后，直身而起，又疑惑地问道：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沈白失笑，“那陆公子，我们天香楼见。”随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

陆元青也不客气，背紧了身后的青色包袱，慢吞吞地走了。

一名黑衣男子牵了一匹马走上前来，“公子，要启程吗？”

“嗯。”沈白目送陆元青走远之后，才接过黑衣男子手里的马缰，飞身上马，良久才问道，“玉棠，你说我今晚在天香楼，可会遇到这个叫做陆元青的小兄弟吗？”

“公子，就算此人身怀绝技，想在一个时辰内赶到汴城，也是绝无可能的东西，就算是我，亦不能，况且……此人并无武功在身。”黑衣人想了片刻，才答道。

“是吗？”沈白看着陆元青早已消失的方向一笑，“玉棠，不知为何，我有种预感，我和这位陆兄弟很快就会再见面。”

初识（2）又见桃花城

一别三年。

重新踏上这汴城县的土地，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袭上了陆元青的心头。
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这汴城不愧有桃花城的美誉，迎着这早春的风，桃花的花瓣随风轻舞，将它令人迷醉的香气洒落至每一处角落。

街道两旁，依然酒肆林立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

满大街的人来人往，有人的衣袖擦过他的衣袖，有人的包袱蹭过他的包袱，有女子的香粉味萦绕在他的鼻端，有不知从哪个店铺传来的吆喝声钻进他的耳中……却没有一个人是他的故人，一个都没有。

熙熙攘攘的街市上，陆元青孑然独立许久。他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或者说能去哪里。天地很大，却没有他的容身之所。

他呆呆地看着一批一批的人流，在他的身旁汹涌流过，那些人也用或友善，或好奇，或猜测，或八卦的目光回望他。

一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，过于瘦弱的身体，偏偏穿着一件极为宽松的青袍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呆滞……所以那些友善、好奇、猜测、八卦的目光很快便无趣地从他的身上转移开来。人们渐渐地各自走远，或是回家和家人团聚，或是应邀和三两友人推杯换盏……总之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方向，以及他们要去完成的事情。

半晌，他苦笑一下，而后向天香楼的方向走去。

他自是认得天香楼。

一直向前走，过了一座石桥，再向右拐，那里有家医馆，唤作“莫愁

堂”。通常这个时候，莫愁堂的韩先生应该还在看诊，她总是很晚才关门。

陆元青路过莫愁堂的时候，似是不经意地向内一瞥，正巧，莫愁堂的韩先生搀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刚刚步出大门，“丁姥姥，慢些走。”

女子的声音温婉，笑容更温暖，整个人站在那里，就像是一抹冲破阴霾暗淡的破晓之光，凝聚了所有属于光明的东西在她的身上闪烁发亮。

莫愁堂的韩先生，其实是个女子。

因为她医术高明，又待人亲切有礼，所以被尊称为韩先生。

那丁姥姥满脸褶皱的老脸，冲着韩先生笑开了花，“哎哟，还麻烦千芝小姐送出来，真是过意不去得很。”

“姥姥说的哪里话。”韩千芝浅浅一笑，光芒重新凝聚。

她明明不是很美丽，但不知为何却令人移不开视线。

待她送走了丁姥姥后，就看到这个一身青袍的年轻公子，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那表情有些……呆？

她微微一愣，才浅笑道：“这位公子，可是有事？”

可是有事？

陆元青微微移开视线，随即有礼地一揖，“烦劳这位姑娘，敢问若是去天香楼，应当怎么走？”

韩千芝闻言一笑，“公子走错了路呢，若从我这莫愁堂去天香楼的话，要绕一个大弯子，公子不若转头返回……公子来时，可是过了一座石桥？”

见陆元青点了点头，她又道：“过了这石桥，公子要左行，略走几步，有一家叫做‘致韵斋’的书斋，书斋的右侧有条小路，穿过小路后不远，就是公子要去的天香楼了。”

她说完微微停顿，见陆元青仍旧呆呆地看着她，而后了然一笑，“公子，如若不太着急的话，不如帮我关门上门板，我正好也要去天香楼，可以顺路带公子过去。”

陆元青依旧那副有些怔怔的表情，不过他随即点头称是，“那就有劳姑娘了。”

韩千芝一笑，“我也要烦劳公子帮忙……这门板有些重量。”

陆元青不言不语地慢慢走到韩千芝的身旁接过门板，逐一帮韩千芝扣好，又看着她细心地上锁，然后对他嫣然一笑，“可以了公子，多谢你的帮忙。”

此刻天色已经彻底暗沉下来了，有零散的几点星星出现在天际，正是戌时。

汴城是个热闹繁华的县城。

一路行来，摆晚摊卖小玩意的小商小贩还真不少，几乎经过每一个摊子，那些摊贩都会叫住韩千芝，与她一阵寒暄，最后还送她几样小物件。

所以待他们来到天香楼的时候，韩千芝的左右手已经提了许多东西，她有些无可奈何地冲陆元青一笑，“还要麻烦公子了。”

陆元青“哦”了一声，将她从一堆小物品之中解救出来，刚要踏上天香楼的门，早有殷勤的伙计忙不迭跑上前来，“哎哟，韩先生来了，我们老板正等你呢。”

韩千芝依旧有礼地一笑，“烦劳小李哥了。”

见跑堂的小李上下打量着陆元青，韩千芝一笑，解释道：“这位公子是……”

“在下陆元青，幸得韩姑娘引路。”他微微一笑，缓缓道明。

“原来是韩姑娘的朋友啊，一块往里请吧。”这小二眉开眼笑地将他二人往里让，一边走一边扯开嗓子喊道：“石老板，韩先生来啰。”

“千芝吗？哎哟，就差你了！”一个骨架纤细、弱不禁风的女子款款走来，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女子独有的娇媚味道透出来。

只见她小小的一张瓜子脸，皮肤出奇的洁白细腻，宛如细瓷，乌黑的长发散至腰际，头顶随意地盘了一束坠马髻，上面松松地别了一枝桃花，倒和这汴城桃花城的美誉相得益彰。

她的大眼睛调皮地眨了眨，一瞥韩千芝身旁同样提了很多小玩意的陆元青，促狭道：“这位年轻公子是……”

韩千芝岂会不知她的意思，故意一叹道：“可惜了可惜，我和这位陆公子才刚刚认识罢了，白让石老板费心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石白佳拖长的声音里，有一丝失望，不过随即又开心一笑，

“今日我做生日宴，姐妹们都到了，就差你了。”

“琴风、书月她们都已到了吗？”韩千芝惊讶地问道。

石白佳面色却有些许暗淡，随即低语道：“能到的都已到了。”

言罢，她一拉韩千芝的衣袖，复又对陆元青一笑，“陆公子，既然是千芝的朋友，今晚我做东，公子点的菜，一律免了银子。”又看向伙计小李，“小李，招呼陆公子啊。”

随即她亲密地挽住韩千芝，“走，她们都等着你呢！”

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地走远了，只留下陆元青站在原地发愣。

小李不明白这陆公子在想什么，只得笑道：“公子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你今天点的菜，都不收钱，要不你里面请？”

陆元青似乎自言自语道：“今天是怎么了，都排队请我吃饭？”

小李一怔，“公子？”

陆元青礼貌一笑：“敢问这位小哥，可还有雅间？”

小李一愣，为难道：“这……这雅间平时都不随便给客人的，尤其今天我们老板做生日宴……”又想了想才道，“不过公子你是老板开口留下的贵客，算了，今天给公子破例了，公子随我来。”

将陆元青带至一间房，只见房门匾额上书“竹”字，笔走龙蛇，分外醒目，陆元青不由得赞了一句：“好字。”

那小李一笑，“公子你真识货，这是由我们老板的好友，致韵斋的文姑娘所写。文姑娘的字，在咱们汴城那可是一字难求啊。”

陆元青看着那题字右侧的下款，清秀刚正的笔迹写着：文书月。

他微微一笑，“我就要这竹厅吧。”

“呵呵，得，公子，今日就剩这竹厅了，我们老板占了旁边的菊厅，要是一会儿有些吵，还请公子多担待。”

陆元青点了点头，又慢慢道：“一会儿如有一位沈公子前来，烦劳小哥将他带来竹厅。”

那小李点头称是，径自去了。

初识（3）汴城新县令

沈白与宋玉棠一前一后踏进了天香楼，那热情好客的小李早一路迎了上来，眉开眼笑地招呼道：“哎哟，这位爷，您里面请。”

面前的男子一脸淡定的笑意，“烦劳小哥，给我一个雅间，我一会儿要在这里宴请一位朋友。”

小李赔笑道：“真是不巧了，爷，本楼最后一间雅间已经给了我们老板的朋友，实在对不住爷，要不爷凑合凑合？”说着，一指嘈杂热闹的大堂之内。

宋玉棠抬眼扫了扫这大堂之内，笃定一笑，随即附在沈白的耳边低语道：“公子，那位姓陆的公子并不在这天香楼之内……我早说过，他不可能赶到。”

沈白闻言却是一笑，面向小李问道：“烦劳小二哥，刚刚在这楼中可曾见到一位身着青袍的年轻公子，对了，他姓陆。”

那小李疑惑地看了看沈白，试探道：“斗胆请问公子，可是姓沈？”

宋玉棠戒备地向前踏出一步，挡在了沈白的面前，“你怎知我家公子姓沈？”

那小李见到宋玉棠的架势，被唬得一愣，“刚刚有位陆公子曾交代我，要是一会儿有位沈公子来了，就请他到雅间竹厅之中……他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”

话一出口，沈宋二人皆是一愣。沈白扑哧一笑，“玉棠你输了，看来这位陆兄弟恭候我们多时了。”

宋玉棠神色中满是不信，“这怎么可能？我与公子的坐骑乃是万中选的快马，难道还不及一个文弱书生的双腿不成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”

沈白悠然自得地整了整衣袖，冲宋玉棠一笑，“玉棠，是与不是，你我前去一瞧不就知道了吗？”说着一马当先走在了前面，还不忘对小李文雅一笑，“那就请小哥前面引路吧，在下就是那位陆公子口中提及的沈某人。”

推开了竹厅的房门，沈白举目观察这间雅间，布置精美、奢华，却又隐含内敛之风，二者完美融合，竟令人丝毫不觉突兀。

房内无人。

桌上的酒菜已经摆了一桌，食物的香味飘散到这个房间的每一处角落，令人闻之食指大动。

紧随其后的宋玉棠皱眉道：“公子，我似乎、好像没看到什么陆公子的身影。”

沈白闻言也是愣在原地，却突然听宋玉棠靠过来附在耳边低声道：“房上有人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护住沈白，并握紧了右手的袖口。

沈白闻言，眼光轻扫了四周后，略略思索，却是一笑，对宋玉棠轻轻摆了摆手，“玉棠，我想我们等的陆兄弟，恐怕也是等我们等得不耐烦了，自己上屋顶赏月去了吧？”

宋玉棠听沈白这么说，也抬眼四处观瞧，发现整桌菜虽然多得让人眼晕，但是独独缺了酒这种佳酿，想来必是有人携酒离去了。

思及此，宋玉棠更加皱眉道：“公子，如果房上之人真是那个什么陆公子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远离此人为妙。公子被迫离开京城，遭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做县令，虽然离京城不远，可毕竟人生地疏，而这个陆公子又着实古怪得很……明明没有丝毫习武人的气息，为何却能赶在我们之前到达这天香楼？而且此人现在还在屋顶上喝酒……玉棠觉得此事大有古怪，公子不要因为好奇心又发作了，给自己招惹上麻烦才好。临行前老爷吩咐了，让我好生照看公子。”

沈白闻言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，温言道：“玉棠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凡事过于紧张了。这些年来你跟我身边，怎么性子倒和我爹越来越相似了呢？”言罢似是想到什么，又是一笑，不理宋玉棠，踱步出了竹厅。

宋玉棠无可奈何地看着沈白的身影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怪我吗？要不是公子你净做让人担心的事情，我又何必这般……唉！”嘴上虽在抱怨，脚下却是不停，紧紧地跟了上去。

如此良辰美景，却只有他一人在此自斟自饮，未免太过凄凉了些。

陆元青左手枕于脑后，右手执着一只白瓷壶，就着壶口，一人独饮。过了片刻，他轻轻地侧过身体，左手离开脑后，轻轻按在了身下躺卧的屋顶之上，并顺势慢悠悠地拾起了一片瓦。瓦不大，可是瓦下露出的缺口，却让屋内的情形，分毫不差地落入了优哉游哉的陆元青的眼中。

屋内共有五人，四名女子，一名男子。

五人围坐在一张锦绣桌旁，不仅不显得拥挤，反而还空出了一人的位置，位置上碗筷酒杯等等，一应俱全，似是还有一人未到。

这屋子里的人，陆元青也并非全不认识。从他目前的位置看过去，坐在上位的是名穿白衣，长相清秀的女子，淡淡的眉眼，淡淡的神情，正一人举杯轻啜。坐在白衣女子左侧的是名男子，也是这雅间中唯一的男子，此人皮肤白皙，浓眉大眼，嘴角微微翘起，显得神情极为狂放傲气，他似是扫了一眼那一直空荡荡的位置，眼中不知闪过什么，有些发暗。坐在白衣女子右侧的是名打扮艳丽的女子，这种艳丽很惹眼，就算是在这屋中众多女子的映衬之下，依然独树一帜般艳丽得不可方物。她的服饰艳丽奢华，她的妆容艳丽奢华，映得她的眉眼有些奢靡的慵懒。此刻，她正低头扯着自己握在手中的衣饰上的流苏，显得有些百无聊赖。剩下的二人嘛，也就是刚刚在大堂中还和陆元青说话的女子——坐在下位左侧的是韩千芝，右侧的就是天香楼的老板石白佳。

陆元青所在的屋顶原来不是他竹厅的屋顶，而是石白佳他们的菊厅。二厅本就是相邻的，而在这屋顶之上，更是不分彼此地连成一片，令人难以分辨。

他身下枕着瓦片，视线却慢慢地扫过屋中的众人，在看到那空荡荡的

位置时，略微停顿，又扫到那空椅前摆放的碗筷酒杯时，嘴角不知为何挂上了一丝难以分辨的笑。

此刻，戌时已经过半，一轮圆月高高挂于天际，丝丝柔和的光亮映得这座桃花城一片声色漫漫、鸟语花香，真是喝酒赏月的最佳时候。

陆元青轻轻地将瓦片重新放置好，而后大大地灌了一口酒，似是有些疲惫般微微闭上了眼睛。

过了片刻，只觉得似有乌云飘过，遮挡了一直照拂他的柔美月光，他疑惑地睁开眼睛，愣愣地与居高临下低头看他的男子无声对视，片刻后，他似是终于认出来人，低低地“啊”了一声，才开口：“原来是姗姗来迟的沈公子。”

沈白一笑，也不扭捏，顺势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看了看他执在手中的白瓷壶，摇头叹道：“沈某惭愧，似乎是让陆兄弟等得不耐烦了？都独自一人跑来屋顶了！”

陆元青看着悬挂于天的月亮，淡淡道：“今夜月色很美，我只是突然很想在这月光之下饮酒罢了……可惜，无人相陪。”口气淡得听不出半丝遗憾之意。

沈白却是扑哧一笑，“这有何难？”他极为自然地从陆元青的手中接过酒壶，就着壶嘴儿，就灌下一口，不由得赞道，“这天香楼的‘采朱唇’果然是汴城的美酒，入口绵华温软，就如同那梦中女子的香软朱唇。妙，妙得很哪！”

“采朱唇？”陆元青一怔，喃喃道，“竟起了这样一个名字……”

吱呀一声，门扉被推开的声音，紧接着是纷杂的脚步声，从底下的庭院中传来，有的人脚步轻盈，有的人脚步厚重，这群人中有人会武。

沈白闻声将身体往前探，注视着他与陆元青所在的这片屋顶之下的庭院，院中慢慢聚集了几个人，有男有女，共五人。

只见不知何时，院中摆起了一个高脚案，案上焚了香，袅袅的烟雾升起，给这柔美的月色增添了一缕神秘的色彩。

沈白轻拉陆元青的衣袖，“陆兄弟，你看……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往前努了努嘴。

陆元青疑惑地慢慢坐起身来，也和沈白一样向前探身望去，正看见石白佳将已经燃起的香分给了众人，和其余四人并肩站立，随后五人不知何故，竟然一齐跪在了这天井庭院之中。

不知是谁带头先说的，只听五人齐声道：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……”

石白佳将几人手中的香又一一收了回来，连同她手中的香都一起插进了桌案之上的香炉里，只听她低叹一声：“剑云，今日是我喜寿之日，大家都来为我庆寿，唯有你……三年了……剑云，不知你在那边一切是否安好？”

沈白闻言点点头，对陆元青道：“看来是在拜祭亡故的朋友……”

却听陆元青似是有些痴了一般喃喃自语道：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？果然是……感人非常啊……”他最后的那声“啊”不知为何沉重得令人觉得化不开一般。沈白还未转过头，就见一道剑光划破了宁静的夜色，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袭来，伴随着剑光的还有一声厉喝：“什么人？大晚上鬼鬼祟祟地躲在别人家的屋顶上，意欲何为？”

沈白和陆元青似是都有些惊住，一时间皆没想到要躲闪，就在那利剑逼近的惊险瞬间，一柄长剑蓦地突然出现，两剑相击，一阵冷兵器发出的刺耳声传来，随即有二人一触即分，又皆轻飘飘地落于这本来极清静的屋顶之上，无声对峙。

底下有人沉不住气地先开口问道：“少陵，是什么人呢？可莫要伤了旁人！”开口的是韩千芝，医者本能令她不自禁地开口问道。

站在沈白旁边不远处的持剑男子冷哼一声，见沈白面色如常并无大碍，才厉声道：“来者何人？出手竟然如此毒辣！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剑刺来，要是伤了我家大人，你可有命赔？”这怒气勃发之人，正是宋玉棠。

好险好险！要是他晚来一步，公子不是让人穿成了糖葫芦？

“大人？”几个人同时惊讶道。

沈白整了整衣襟，悠然站起身来，冲那想刺他一剑的男子一拱手，“在下沈白，新任的汴城县七品知县正堂。”